





隱秀軒詩日集目錄

六言絕句一

諾詎那尊者巖偈二首



秀軒詩日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六言絕句一

諾詎那尊者巖偈

有僧入牛頭寺寺僧禮之臨去護一鑰曰

持此至中巖扣石笋卽見我矣久之低頭佛失珠僧迫乃憶前語持鑰扣笋笋開爲三得盜珠還

偶爾喪珠復反急時扣鑰相求未免勞勞多



事世尊不合低頭

其二

未必衣珠真失總緣巖石當開自供羅漢  
山僧往來

秀軒詩月集目錄

七言絕句一

秣陵桃葉歌 七首并序

有贈

僧至自五臺得座師雷太史書 二首

蜀道九日

早發成都出西郊 二首

喚魚潭



七夕

次夜

答彥先兩夜見柬 二首

題李長蘅寒林圖

丘長孺將赴遼陽留詩別友意欲勿生

壯惋之餘和以送之 五首

荅友夏問伯敬南姬生子消息 一首

歸經玉泉

歸經蒙惠二泉

至京山與友夏別

桃源洞 二首

沅州見芙蓉

畫蘭詩 四首

題尤時純農服小像

冬夜茗溪看雨後初月兼有懷贈 一首

彥吉先生席上觀劇贈周郎 二首



題畫 有引

桃花下見盆中水仙花開獨妙贈以四

絕 四首

新月要彭舉試茶辭以睡有詩自嘲  
之

戲題畫

隱秀軒詩月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闕

七言絕句一

秣陵桃葉歌 并序

予初適金陵遊止不過兩三月採俗觀  
風十不得五就聞見記憶雜錄成歌此  
地故有桃葉渡借以命名取夫俚而真



隱居車詩月集  
質而諧猶云柳枝竹枝之類聊資鼓掌  
云爾

覆舟春半望雞籠玄武青青隔雨紅古寺夕  
陽流水外遊人不信是城中

又

女兒十五未知羞市上門前作伴遊今日相  
邀伴不出郎家昨送玉搔頭

又

朱樓畫舫隔垂楊各住兒郎各女娘不知河  
房看船上不知船上看河房

又

麥苗春淺互高低滿目青黃望未齊畚土挑  
來錢四十丁公募挖上河堤

又

四月鱗魚不論錢千錢劣得一時先河邊挑  
向城中去走到城中減半千



又

千金舊院博嬌歌  
車馬輸他狗洞多  
阿母私嗔門冷落  
埋名偷住上新河

又

小合輕囊貯甲煎  
自溫舊火試新煙  
休論爐底名香價  
一碗爐灰買百錢

有贈

闕盡朱門與狹斜  
綠珠弟子舊名娃  
縱懷玉

遂化家去忍聽尊前說石家  
僧至白五臺得座師雷太史書

悔從暇日負名山  
接得涼雲片片閒  
向肯相隨拚一月  
此時應共此僧還

又

渴筆摩崖幾處拈  
山僧去後解莊嚴  
歐公自寫遊山記  
不必銀鈎借子瞻

蜀道九日



西漢書詩八集  
累日登山不記重峽中  
九日客中逢只今與  
馬平平處何止家園上上峯

早發成都出西郊

萬里橋頭稍稍西  
雞棲虎落信高低  
沿城一派青青路  
昨日從茲問浣溪

又

細水平橋著處宜  
薄煙疎竹曉離離  
野人置屋溪流上  
身住仙源知不知

喚魚潭

澄潭鈎餌自來無  
慣聽沙彌拍手呼  
亦是魚耳根鈍  
千年長被俗僧愚

七夕

一局殘碁運幾終  
仙凡甲子不相同  
安知河漢經年別  
不似人間一夕中

次夜

秋盡山寒尚不生  
月明尤自益秋清  
不知昨



夜游非偶請聽今宵暮雨聲

答彥先雨夜見柬

蕭然形影自爲雙旅况鄉心久客降歷盡嚴  
霜如落葉聽多寒雨只踈窓

其二

漸無存沒鄉中夢慣歷寒温客裏身一片猪  
肝稱地主去留如此易依人

題李長蘅寒林圖

蒼然一片深寒裏纔著蕭疎四五株但作  
林風雪看淒聲遙影不曾無

丘長孺將赴遼陽留詩別友意欲勿生  
壯惋之餘和以送之

曲突何曾勸徙薪烽烟桴鼓重邊臣全遼三  
五年中事爛額焦頭半楚人

其二

近來宣大報粗安封欵羈縻似不難火食屋



居非一日此中難作卜曾看

其三

目顧平生稍稍酬不須更論及封侯只茲拚  
死輕生意酒盡膏梁筆墨羞

其四

一着戎衣事事輕 君恩除却即交情看若  
已斷身家想猶記留詩別友生

其五

何者前籌戰守和較君當局意如何豈應但  
作匆觀者預擬饒歌與挽歌  
長孺有諸君醮  
筆懸相待不是  
饒歌即挽  
詩之句

答友夏問伯敬南姑生子消息

親捧明珠早付郎置身何異在君旁却教天  
上徐徐送暫緩人前喚阿孃

其二

照水桃花不肯寒貪看結子畏花殘那知今



日纍纍後仍作春花二月看

歸經玉泉

猶是山中九月秋來時流水夜中幽泉聲不  
在有泉處曾向林蟬嶺月求

歸經蒙惠三泉

始見山前光滿林泉流秋氣月邊深依然寒  
照此流水再踏孤光何所尋

至京山與友夏別

八月出門冬已臨別時未滿共遊心憐秋不  
欲言秋去但指山山秋色深

桃源洞

商山海上半秦民何獨桃源是避秦滿洞仙  
人一漁子翻疑漁子是仙人

又

桃花一水出何期一日驚聞所未知歸問漁  
郎洞中事桑麻雞犬甚無奇



沅州見芙蓉

來日初秋秋已周依然殘燒在汀洲南荒寒  
晚霜應煖肯讓芙蓉紅一秋

畫蘭詩

丘壑胷中又筆端每從棒研得相觀縱然寫  
就疑郎代別出心情學畫蘭

又

天然向背不求工風日陰晴阿堵中香色各

隨人所近有情難與衆花同

又

曾賜宜男草自栽國香夜夜夢中來精誠再  
託閒揮染應結今生筆墨胎

又

幽心無改貌推移歲月寒溫不可知今日微  
芳難記取自傳粉本待他時

題尤時純農服小像



隱秀軒詩集  
襖裊祁寒暑雨身別將憂樂寄精神記從何  
處曾相識七月幽風內一人

冬夜茗溪看雨後初月兼有懷贈

茗溪夜夜可言秋雨止晴初但一幽一縷遠  
山中有幾半爲光艷半爲愁

又

怯寒喜霽一痕移早出姍姍及似遲君自乍  
看兼後至惟人藏露不多時

彥吉先生席上觀劇贈周郎

獨絲抽半瑄灰過四坐冥冥但有歌一縷風  
中香欲去燭燈影裏占無多

又

乍見聲聞好女身寒空一葉下無因可知今  
夜登場者却是前生顧曲人

題畫

有引

向寄友夏寒河圖多其位置竹樹陂岸



不寒河不已病起偶得佳紙作一古樹  
不覺高出於紙茅齋之外不益一物空  
處忽露半舟曰此寒河也戲題而寄之  
作文之法亦如此

孤樹何曾近寸波偶添舟影即寒河高人宛  
在茅堂裏却悔從前點染多

桃花下見盆中水仙花開獨妙贈以四

絕予曾詠水仙有先春似避寒梅妬之  
句夫避妬誠有之能保春時不與梅

同花哉花在梅後仙乎仙乎吾  
知免矣前二首悔予術之疎也

偶向殘冬遇洛神孤情只道立先春今從九  
月過三月疑是前身與後身

又

物值同時妬亦宜梅花今見子離離相逢洞  
口千紅裏素影當前君不知

又

萬花如靛柳如煙常恐冰綃畏不前曾在水



邊衣不濕可知入火不能然

又

每笑梅花太畏喧一身自許歷寒溫春風特  
念冰霜後邀與春花共慰存

新月要彭舉試茶辭以睡有詩自嘲和

之

香色封題爭好春濤聲來處月痕新高人祇  
當前宵雨猶作幽窓臥聽人

戲題畫

紙墨初乾米酒隨沈生醉飽不須疑雙荷葉  
竟先收去共待添丁暫忍饑



隱秀軒文盈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賦一

燈花賦

有引

與茂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  
花燼爲限時庚戌九月廿日

夫何連卷離奇之絳萼兮乃從寒焰而擢跼

賦一



惟青蓮之寄生於火中兮故錫以嘉名曰夜  
舒託銀缸以爲盞兮瀉蘭膏而作渠榦寸藁  
之柔心兮儼碧筒之挺夫紅芙於是初苞蕾  
以熒熒稍吐瓣之簇簇巨輪困以象華萃細  
紛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而蕩曳輕光如雨  
而新浴雖藥珠之流曜兮或結繁而翳乎太  
清乃忍微靄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  
佳人之誤挑兮思警條而落英背櫺隙之商

塵兮慮乍定而忽驚俄魄甦而哉生兮終然  
華燁燁以放榮愚彼寒蛾之貪明而奉芳兮  
數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映殘氛匪青匪綠中  
邊縈帶上下委屬乍蔽乍虧若離若續疑商  
雲之承夫桂輪兮類朝霞之濯夫若枝散幽  
蘂而結孤秀兮宛翠眊與金支綴春花於火  
樹兮豈若獨莖之秋持然青藜於杖頭兮焉  
見夫夕秀之垂垂粲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燭



胡悲而淚滋重曰微輝吐欽臺以樓兮寸宵  
終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十告我繇兮曰有逮  
言逾兮

鵲巢賦

并引

紫丹西梁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  
一鵲巢其上者柔條獨起春發其色土  
人云以鵲巢之故得免剪伐感鳥能庇  
木而氓之虫虫並育之意儻然著於動

植充類識端可以見天心焉爰作斯賦

維鳥與六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  
擇木乃枯楊兮其焉慕方夫牖戶綢繆飛鳴  
拮据倦形聲之相喧恐桑土之我汗爾其冬  
餘春初燒荒刊路衆林童然偏何獨茂蓋已  
烟日之向新胡止條枚之如故彼樵者之虫  
蚩今何秉心之獨恕曰覩巢卵之相爲命兮  
羗更意而懷顧曰子曰室匪木曷據曰葉曰



枝匪鵠焉護此風雨蛇鼠之無虞彼斧斤樵  
薪之不慮辟彼伯鸞之借枝於蕪下兮暴客  
過而反步匪伊門庭之有光兮亦外侮之克  
禦夫既或惠我以美陰兮胡不報之以雨露  
乃人心之動於物類兮獨並存而同豫重曰  
有柳依依有鵠棲棲疇導善氣疇遏殺機生  
殺感應唯危唯微充類循本靈蠢同歸人天  
沙界佛土王畿永無戕和探殼折枝

秦淮燈船賦

有序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  
每舫載二十許人人習鼓吹皆少年場  
中人也懸羊角燈於兩傍畧如舫中人  
數流蘇綴之用繩聯舟令其銜尾有若  
一舫火舉伎作如燭龍焉已散之又如  
鳧雁槃跚波間望之皆出於火直得一

賦耳



集衆舫而爲水兮乃秦淮之所觀借萬炬以  
爲舟兮縱水嬉之更端波內外之化爲火兮  
水欲熱而火欲寒聯則虬龍之蠢動兮首尾  
腹之無故而交攢散則鶴鵝之作陳兮羗左  
右下上於其間觀其蜿蜒與喋唼兮載萬光  
而往還俄簫鼓怒生於鱗羽之內兮樓臺沸  
而蟲魚歡彼舟中人之惘怳而不知兮乃居  
高者之悉其迴環嗟景光之濟了了兮  
動去而一水自安重曰火水沓兮生星月兮  
聲光雜兮清瀾壓兮照幽沈兮潛怪怛兮晦  
明達兮作津筏兮彼楚鬼兮寃滯豁兮

隱秀軒文盈集

賦一

五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一

書籍一

語石齋私印譜序

貴州鄉試錄後序

詩歸序

三注鈔序

兩淮鹽法綱冊序

東坡文選序



詞林海錯序

蜀中名勝記序

二十一史攷奇序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一

書籍一

語石齋私印譜序

古人藏圖書皆有私印記曰圖書印不知今何以徑稱圖書也法書名畫扇卷行冊無此則無徵無徵不信不信不傳厥用大矣其法



辟則作古文時義以古玉精銅奇石爲紙以  
良鍤爲利穎柔翰其設色以丹砂和蠟脂諸  
料爲仲將之墨以說文爲語孟六經以韻會  
諸書爲注疏以石鼓禹碑前後石經及鍾鼎  
諸文爲子史引據以印藪諸書爲歷代文章  
正宗雅俗關識妍醜關趣健弱關力偏該關  
學正傍關派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吾友廬  
貝乘篤好此其好事收藏賞鑑慮無不放古  
之好書畫者余語貝乘古書畫皆有專名印  
獨無有然古印之工何減書畫嘗聞顏魯公  
趙文敏每有碑刻手自勒石古人事事不苟  
苟可自作不委俗工以故有工技而無專名  
想於印章亦然貝乘曰善於明則有之始文  
三橋嗣則何雪漁所得才一二枚晚交新安  
劉生得何法程生同時與劉稱能品朱文乃  
推劉前劉爲朱文者爲李弄丸所作小玉章



如豆粒腕力扛鼎客燕時解一貂帽及篋中  
善衣購之其地用玉亦其長技而玉章則程  
立伯獨著蓋平生精神物力半此總之所得  
者一二枚青鳳一毛不爲少多至數十枚則  
白狐千腋不厭多貴則寶馬瓶珠之購蘭亭  
不以爲難而賤則五斗豆買蘇公醉翁草書  
不以爲易要以佳者期於遇遇者期於得是  
盧君之志也君懼其久而散軼失次乃裝池

成一精冊一一印識其上某凹某凸某凹凸  
半某石某玉某銅出某所某爲何所人作而  
屬余題其所以昔米襄陽好古玩而耽書及  
石專愚成癖夫印之文半取諸書而質半取  
諸石具二家之體而微者其惟印章乎貝乘  
好古精六法雅負石癖名其齋曰語石可謂  
善撮老顛之勝矣題成復戲語貝乘子具好  
事收藏賞鑑三長力不能盡得法書名畫而



姑寄之識書畫者余又識其識書畫者夫書畫之有印記辟通侯之有章身無封爵卽多得古通侯章安所施用貝乘笑曰余姑取通侯章佩之肘後以待異日九錫之至若何且古侯王之後化爲氓隸而金石之章萬一流離人間爲傳器卽其章不復存而印識於紙者寒皷或得而睹之是爵土之壽不如金石之壽不如紙也夫印在金石僻之墨印數十百本傳之人間可也

貴州鄉試錄後序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之廣狹頗以官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尤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邊事日非請稍變其格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



有警宜從其例而臣以爲三日試事括帖從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蕭然兵民騷繹有彈歷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臣宜皆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後臣懼是以副工部主事臣明欽往典乙卯黔試也牘成臣明欽首爲言矣臣懼復何言哉臣惟國家取士士舉於鄉者始得名爲孝廉孝廉之名倣於漢漢取士之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二者不知所重何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所稱跣弛不羈非常之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稱士之爲諸生者其於明經則以稱諸生之廩於庠而歲貢諸宗伯者彼茂才明經亦安然自處於孝廉之下而不爭需次而不敢踰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意甚微者全在於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稱而本末輕重較然矣士之得稱斯名者柰何不



反而思其義也記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孟子  
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  
失身之罪莫大於不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  
安能孝上不爲士計而使士自爲計士亦安  
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祿上皆使得致  
於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祿之報而所施於士  
者方未已興孝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其  
氣者一一先其未發求之於無言代爲之計

而預爲之所有甚於士之自爲全自爲養者  
而士反不自全不自養孝欲以事君而孝或  
衰於得君之專祿用以訓廉而廉或變於聚  
祿之厚則士負取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夫  
六經庸言孝與廉庸德士有跖弛不羈非常  
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終之斯豪傑而  
聖賢者得一人焉足以事君况  
上嘉與  
廣勵不忘遠方新額至三十七人而臣等適



逢其盛乎然得士而必求豪傑聖賢其人者  
又取必於三日之文其視有司之彈壓綜理  
於兵民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易又當何  
如諸士其懋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 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  
所選爲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  
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  
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  
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  
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  
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  
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  
其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年運不能不  
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與慮無不代求其  
高高者取異於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



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  
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  
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  
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  
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非無  
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  
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  
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又皆同

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  
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  
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閱其所爲古人  
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  
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  
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  
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  
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



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  
逢求者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  
謂吾之說非卽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  
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  
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  
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  
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  
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古人語如看他人  
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爲之一易而茫  
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遠近  
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有所止者也

### 三注鈔序

三注鈔者鈔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  
新語注酈道元水經注也序曰孔子云述而  
不作注者述之一端也雖曾子之於大學文  
王周孔之於易以至左氏公穀之於春秋皆



注也凡注之爲言依於其所注者也故離乎其  
其所注者而不能爲書離乎其所以注者而猶  
能爲書蓋注者之精神有能自立於所注者  
之中而又遊乎其外者也三注是也夫是以  
可鈔也古人以書之力爲注而後人不能以  
注之力爲書則以古人重於視其述而後人  
輕於視其作也故予鈔三注而重有感於述  
作之際也或曰水經經也三國志史也世說  
說也書宜首經次史次說子於三子世焉  
居曰已離乎其所以注者而直爲注矣直爲注  
則其次視諸注者之人之世焉可也

兩淮鹽法綱冊序

國家之法當種敝大壞之後見謂必不可爲  
矣有一人焉欲起而爲之已而卒無不爲爲  
之而又不勞餘力者是其於所以爲之之道  
必其仰而思之也至深至密爲智者之所不



及謀及其思而得之見諸行事也必有一極  
簡極明爲愚者之所共知夫能使愚者共知  
而後黠者不能變法之所以可久也國家塞  
下粟強半仰於兩淮鹽課乃套搭之苦申於  
兩淮十餘年矣套搭深則積引沒積引沒則  
見引復積見引積而邊商之新鈔無所售新  
鈔無所售而後舉商與國之困全以爲奸民  
利吾楚滄孺袁君佐計大農爲疏理十議六  
要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爲主期十年套盡  
復鹽法之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  
疏理兩淮鹽法卽以君往往有日矣乃事中  
事外之人猶謂鹽法壞盡矣如沈疴積歲醫  
者持藥囊進雖口頭帟上鑿鑿必可經驗有  
如舉手投劑與病者絲黍不相應則國手與  
庸醫其效無異彼奸民爲利者亦樂有是說  
庶幾中撓之君不爲奪曰銷積引之說無所



事疑也惟正行見引察之人情樂於趨而或  
若其多於是予之以所樂而不強其所苦畫  
爲十綱歲以一綱行舊引以九行新引各不  
相涉而交得所欲蓋向以四十八萬有奇新  
引聚責於二十萬舊引之商今使之散行於  
二百餘萬超掣之商不妙於害之中開之以  
利妙於利之中察其害而分合權之輕重布  
之令甫具羣情豁然行之數日而輸者十四  
萬數月而十倍之還套搭二十四萬補司庫  
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柝楊呼晷不聞於  
庭兩淮若不知有鹽使者語曰民之趨利如  
水走下非民之樂於輸利在輸不在逋則舍  
逋而向輸者其勢也綱法之效如是向謂其  
不可爲者見其爲之不勞餘力反以其太易  
而疑有他端焉夫課醫之法以病者起蹶爲  
程今貴人而抱沈疴亦嘗費歲月糜金錢卒



無起色有持草木之滋手到患除彈指而復起爲人易則易耳當其訪師拜藥投軀破產及診切之時精神與病者通此豈可談笑而致之者邪乃病者及侍癘者反以其期之久費之不吝而不以國醫酬之也豈有是哉大抵人見謂不可爲之日自有難而易者而人第懼其難及爲之不勞餘力之日又自有易而難者而人第疑其易天下事其故豈能一一告人哉夫法之極簡明未有不出於極深密者也人見夫綱冊之行爲愚者之所共知而不見夫所以有此綱冊者非苟而已也所見者易之所不易者又不必見獨鹽法乎哉抑聞之庖丁之解牛也視爲止行爲遲四顧躊躇乃在遊刃餘地之後從古老成謀國其設心難易之序先與後有絕不與人同者今日鹽法至此是亦君遊刃餘地之後也難



易兩者君何擇焉嗚呼獨鹽法乎哉

東坡文選序

或曰東坡之文似戰國予曰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也何以明之戰國之言非縱橫則名法於先王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無當焉而其文終古不可廢者以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常存於天地之間也使戰國人舍其所爲縱橫名法而以爲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言則其心手不相習志氣不相隨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逸如是紆回峭拔以成其爲戰國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亡也夫必亡理而後存文則是理者事詞之崇而文之賊也豈有是哉今且有文於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以出入於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敝體屢遷而物多姿則吾必舍戰國之文從之



其惟東坡乎今之選東坡文者多矣不察其  
本末漫然以趣之一字盡之故讀其序記論  
策奏議則勉卒業而恐卧及其小牘小文則  
捐寢食徇之以李溫陵心眼未免此累况其  
下此者乎夫文之於趣無之而無之者也譬  
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則死人之能知覺  
運動以生者趣所爲也能知覺運動以生而  
爲聖賢爲豪傑者非盡趣所爲也故趣者止  
於其足以生而已今取其止于足以生者以  
盡東坡之文可乎哉是故老莊者出世之文  
之妙者也毅然斥之不疑商韓者經世之文  
之妙者也竟鄙其人陋其說而已夫東坡而  
非文人也則可東坡而文人也豈有不知其  
文之妙者哉以爲吾舍此自有真學問真文  
章理義足乎中而氣達乎外膽與識謾謾然  
於筆墨之下取戰國之風調易以已所欲言



而其淵源相去遠矣世有病戰國之文無當於道而愛其文終不能廢者吾請以東坡之文代之昔銅臺妓有妙于音而性惡者魏武帝欲殺之而難其才乃選數十百人一時俱教久之有一人音與之齊卽殺惡性者此所謂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之說也且夫戰國策文亦自有等焉人但知國策爲戰國之文而不知孟子亦戰國之文也老泉好孟子此蘇家文出戰國之原也

詞林海錯序

今夫饗客者爲可繼也爲可達也則其具不過曰穀曰畜曰鮮曰果蔬而已穀徵諸田畜徵諸牢鮮徵諸陂果與蔬徵諸圃何其近也至錯之爲言以珍異得名則將問之海何則其爲質異則其產必遠所產遠則取之也艱所產遠而取之艱則其勢必不能以多得友



人夏茂卿著詞林海錯快心悅口乃遂至十  
卷不可謂得之不多者矣嘗聞秦晉之人得  
蠨之枯甲懸之戶以驅鬼斷瘡不經見故也  
而洞庭白小風俗以當園蔬閩之甯人噉江  
瑤柱礪黃與魚蝦無異也茂卿舉孝廉不仕  
養志讀書其人文行君子也曾中暇整出其  
餘地蓋有小四海焉茂卿之取錯於海猶之  
田之穀牢之畜陂之鮮而圃之果蔬也世人  
讀茂卿書不識甘苦漫然以博之一字題之  
夫廣貯迂搜橫陳奇集此博者事也引義觸  
類宜滯化腐通彼我之懷聯述作之交非博  
者事也蓋有通識慧心焉三家村中暴富兒  
見貴客至傾筐倒庋剪砌餽飮几案陳陳而  
寒窘之氣常見於卒遽之中高明之家座客  
常滿妻妾僮僕若不知有客出一蔬以餉客  
而門以內常覺充然客不敢逆其中之無有



此暇整之說其所由來深矣豈可爲博者道哉持此以讀茂卿書十卷可也數句數字可也

### 蜀中名勝記序

遊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車所至雲煙朝暮竹栢陰晴凡高者皆可以爲山深者皆可以爲水也遊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勝也舟車所至時有眺聽林泉衆獨猿鳥悲愉凡爲山者皆可以高爲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高深可以爲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爲勝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勝反不能自爲名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爲甚吾友曹能始仕蜀頗久所著有蜀中廣記問其目爲通釋爲風俗爲方物爲著作爲仙釋爲詩話爲畫苑爲宦游爲邊防爲名勝諸種子獨愛其名



勝記體例之奇其書借郡邑爲規而內山水  
其中借山水爲規而內事與詩文其中擇其  
柔嘉擷其深秀成一家言林茂之貧士也好  
其書刻之白門予序焉辟之奕郡邑其局也  
山水局中之道也事與詩文道上子也能使  
縱橫取予極穿插出沒之變則下子之人也  
古今以文字爲山水名勝者非作則述取能  
始之慧心不難于作其博識亦不難于述唯  
是以作者之才爲述者之事以述者之  
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辭從吾心手而事辭之  
出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於是乎古人  
若有所不敢盡出其面目以讓能始爲述者  
地能始有所不敢盡出其心手以讓古人爲  
作者地理者相生權實相馭是爲難耳要以  
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爲山水之精神使山  
水文字不作兩事好之者不作兩人入無所



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合其中一往深  
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雖謂能始之記  
以蜀名勝生而仍以名勝乎蜀可也

二十一史撮奇序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在之爲言貴信也奇則  
傳疑故無取焉聽其散見於夢史稗官之屬  
而已然而有關於妖祥之數爲國家興亡之  
徵君臣勸警之資者千百中亦或錄其一二

非好奇也勢也惟其藏一二於千百之中非  
心目之靈而細筆舌之警而裁時日之閒而  
寬者常過而失焉余同年李心石左官無事  
天與人俱若私之以讀書之日而出其心目  
佐以筆舌縱觀二十一史節取其事辭之可  
喜可愕者選言簡章命其書曰撮奇人見以  
爲二十一史中之事與辭而不知一經心石  
棄取則李氏之書而非諸史氏之書也夫采



緝之難於自運也久矣未可爲俗學讀書作文者道也自運者局勢機格吾得自主之若夫采緝古人之辭事勒成一書要使覽者忘其事辭之出於古若我所自著之書而原文又無所刪潤尋常口耳忽成異觀此合述作爲一心聯古今爲一人者也今所謂采緝者餽飭而已烏能成書乎士大夫居世運之江河當人情之風雨無論身不必居要津卽倖之一而撰之時義未易言也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

序一

下



秀軒文集目錄

序二 詩文集一

簡遠堂近詩序

韻詩序

善權和尚詩序

周伯孔詩序

問山亭詩序

章章甫詩序

目錄



種雪園詩選序

章晦叔詩序

玄覽集序

隱秀軒集自序

舟嶽集自序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二 詩文集一

簡遠堂近詩序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爲刻詩南



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何如  
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旨欲以居厚而  
免於忌浮沉周旋即其心未嘗不遙予乃欲  
其心跡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  
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澹  
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  
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  
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於市  
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  
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  
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  
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吾耳目形  
骸爲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  
興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性子而習  
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偕而中踈  
則變素恒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才



士爲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  
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  
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  
虛心直躬可以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  
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  
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勅敵而故相  
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痒  
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於自信人  
所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亦  
能強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  
夏亦何私於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  
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  
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韻詩序

四聲定於沈休文爲沈韻近體尊之古則否  
唐以後尊之前此則否夫沈韻不通於唐以



前況四言乎以沈韻串四言以四言遍四聲  
名曰韻詩辟則右軍之筆集爲聖教章帝之  
書寫成千文事不相蒙義例甚合其體近白  
下胡彭舉創之以寓其遊戲棲託之意者也  
夫世不難創此體而難於彭舉之才之情之  
識之詣無彭舉之才情識詣百七章中必不  
能無斷缺補湊雖創胡取焉彭舉占澹閒遠  
周覽冥搜孤往高寄語有三百篇有漢郊祀  
樂府有韋曹諸家而要失爲彭舉夫風雅  
後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兩派韋孟和去  
三百篇近而韋有韋之失曹公壯去三百篇  
遠而曹有曹之得彭舉幽在遠近之間彭舉  
諸體詩輕重古今出沒正變有王孟之致居  
白下爲衣冠翰墨之場而人或不知其詩知  
之或以其畫余亦知彭舉畫而最後乃知其  
詩余以此益賞其隱德昔魏陽元爲鍾毓長



史工射而毓不知夫畫與射俱通人所以自  
晦也余亦自托於知彭舉畫以爲差勝於阿  
毓而已終不敢從郡國來奪都人士權自命  
爲知彭舉詩也彭舉名宗仁有知載齋集顧  
太史太初序之而余題其韻詩百七章

善權和尚詩序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爲風大  
妄謂僧不詩則其爲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

僧遊則其爲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  
以成其爲雅而僧之爲詩者得操其權以要  
取士大夫纔一操觚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  
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  
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爲詩亦不必不  
爲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爲僧則僧  
亦烏用詩爲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所  
接僧而詩焉者與之詩而遂失其爲僧者吾



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庾林子丘  
茂之要予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  
日無所事事拈韻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  
黍煮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  
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無處著詩僧二字察  
其詩似不識字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  
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去子丘忽  
於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清便有  
致許爲之序未就是歲六月乙卯泊京口暑雨  
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若善權者  
所謂僧而詩詩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 周伯孔詩序

伯孔今年才十九耳有慧性儁才奇情孤習  
其於詩不甚劇心唐以上而於明詩則絕不  
挂於目與口其爲詩亦頗肖其性與才與情  
與習獨時時稱說袁石公卽不甚劇心然亦



駸駸乎入之矣其游金陵欲袖夷門博浪之  
椎椎令名下士予掩其口曰勿妄言然心實  
私異之夫人之少年壯徃意不可一世者苟  
其人真有慧性俊才奇情孤習則於世必將  
有所可而其中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者也世  
之輕其少者旣不明其所長而避其壯徃之  
鋒者又不敢直指其所短以故倔強跳蕩之  
氣一無所出而時或發於夷門博浪之椎其  
無足怪世遂目爲狂躁僻錯而棄之遠之可  
歎也伯孔爲秦淮絕句百首不必論其所失  
處而其情事合前人者已十之一二已出其  
諸體不必論其善處而其口語墮近人者亦  
十或三四蓋不自知其所至要以自爲伯孔  
而予間戲指一二語曰此爲石公語則泚頰  
汗顏曰噫固宜有小子不爲明詩何以遂有  
是予曰然此固所謂駸駸乎入之者實予不



劇心唐以上之所至也子從此苦讀唐以上  
詩精思妙悟自無此失伯孔心開氣折明日  
與予札曰向聞子言甚善子細檢吾詩某處  
爲唐某處爲近人爲近人者抹殺之某處乃  
爲伯孔子序吾詩序其爲伯孔者而已子益  
奇其言壯其志夫伯孔之欲自爲伯孔者必  
有所以自見其可而世莫能明以故其氣欲  
一有所出之其心折汗下於予者所謂意不  
可一世於世將必有所可者也夫夷門博浪  
之椎能奮於嘍喑之將與鞭笞六王之主而  
一貧抱關與圯上老翁命之以子弟以隸之  
役而不辭者其人必有以能明其所長與其  
所短也伯孔年十九耳盛氣壯往輕詆高視  
固應有之多讀書厚養氣暇日以脩其孝弟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文行君  
子其未可量吾友譚友夏雅負才性意不可



一世而差心折於予今其氣純格定情深文  
明將不媿古名士所謂肥腸滿腦長當不爾  
伯孔許還楚訪我竟陵於我歸處予將以折  
柬招譚郎視予言何若抑予又將有問也伯  
孔意每欲自爲伯孔觀此識力已不肯爲明  
人而口猶有袁石公心猶有鍾子世將無難  
子曰子誠楚人也夫不爲明人而爲楚人乎  
子喜石公詩用鍾子言則可爲者公鍾子者  
則不可聞石公亦勸人勿學已作詩有識者  
不異人意願子廣之伯孔笑不答

問山亭詩序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  
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著  
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  
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  
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



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  
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  
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  
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  
奇情孤詣所爲詩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  
者乃讀其全集飛翥縕藉頓挫沈着出沒幻  
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  
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爲季木  
者而以爲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於韋  
蘇州者也亦烏在其爲季木哉季木居石公  
時不肯爲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爲于  
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予與石公皆楚人石  
公駁于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  
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駁于  
鱗以解夫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章章甫詩序



庚戌予舉南宮時禮俗如蝟座師雷何思先生偶試余毛詩六義予次第奏之先生顧笑吾以占子胸中暇整居官精勤一端耳予媿不能當而服其持論居都讀書作詩文不以爲玩物適景而以爲消閒習苦之助然予聞曹耳子友章章甫少喜言詩淺深喧靜無所不入歷試奇蹇去而爲廬江令精力於職見以爲理劇治煩有上下聲而顧不廢詩能舉其舊業守而勿失今夫世間一切淫靡浮之故爲秀才則妨舉子業居官則廢職務吾未見世之爲秀才與居官者能不耗其心力於淫靡浮媿之物而獨舉妨業廢務之罪移而歸之詩豈不寃哉予與章甫少同筆硯結婚姻長各通籍未嘗不移書勉以勤慎守官章甫報予以詩一帙曰此夫耕者之瓜蔬而牧者之薪蒸云爾予益以知章甫蓋有悠然



於胸中者而能精力於職也考章甫政者讀章甫詩可也

### 種雪園詩選序

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憾此非致  
既於天下之莫已知而姑求知於一人以自  
慰也蓋古信心獨行之士有輕於取天下之  
名而重於得一人之知者夫知己而求之天  
下則亦烏有知己哉吾友商孟和稱詩二十  
年取材多用物宏假途遠富有日新使天下  
知之有餘孟和曰詩不選不詩也選不鍾子  
不選也於是選種雪園詩五卷自閩之金陵  
金陵之楚楚之燕斷自壬子前此不存焉蓋  
自壬子後始能爲孟和始能爲孟和詩此予  
一人之言及孟和自視斷以爲必然者也然  
則壬子前孟和無詩乎曰烏能無有壬子以  
前之孟和而後有孟和今日也孟和好長生



長生家服食必言藥物夫藥物之所爲而物  
非藥也物者金石草木之滋也藥成而金石  
草木之滋去矣然全金石草木而爲藥可乎  
雖然持大藥與人人不之識金石草木粲然  
列肆人見而攫之囊中孟和試取其壬子前  
詩質之海內名人有權者將必駭爲富有日  
新其力必能使天下知之而今詩或反廢孟  
和寧爲此不爲彼曰知己不在是焉吾所欲  
知己而恐不得當者二人耳一人者何也孟  
和不答孟和問予予亦不能答

### 章晦叔詩序

晦叔詩予凡三選之得數十首焉刻矣晦叔  
不以予爲刻予亦忘其爲刻也晦叔長予十  
年先予十年言詩所居僻又隱於市不盡睹  
近時所爲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未  
嘗不引以爲恨不知晦叔所以得爲晦叔者



以不睹近時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彈晦叔無本領可忘何省也饒得三年時力於以匠心而裁於古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晦叔年未五十以視高達夫工詩之年未爲過之晦叔曰予學道人也四十五年而無聞焉自今以往者其奚暇卒業於詩予曰侯道華有言天上無愚盲神仙夫天上尚有騷雅神仙也詩何負於道也

玄覽集詩

玄覽集序者序吾楚督學馬公覽於玄嶽集也序曰楚蓋有嶽上山云其嶽曰玄玄之爲言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者其爲跡也必顯其體氣必明白而平大如五嶽是也五嶽者六經也玄嶽則柱下幽奧幻眇之言也六經有理有數有事而柱下



之言曰玄崧山奇過五嶽而名徂遜之則玄  
之爲也不佞楚人官以行爲名其於遊頗便  
乃使車所至山川得寓目焉至玄嶽蓋與弟  
怡及友人譚元春屢要言而曾未果也不佞  
蓋由以經生心眼處山水間與山水之爲六  
經者則口之目之足之手之而柱下之言或  
河漢而未之及也古人有言神情與山水相  
關相關者何也所謂方寸湛然玄對山水者  
也馬公爲楚文吾司命公之文章出於山水  
而其爲山水也中於玄是以斯遊斯集其詩  
若文若賦舉而名之曰玄覽有味乎其言之  
也始吾友蔡元履遺予崧上草其言曰吾與  
督學馬公蓋先後覽茲山焉吾之爲茲草也  
僅舉其名而馬公之集已旣其理今年春公  
始寄予玄覽集伏一而讀之匪惟無車馬氣並  
無牲壁氣匪惟無狂壁氣並無宮觀氣匪惟



無宮觀氣並無泉石氣匪惟無泉石氣並無  
雲霞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至哉始信不佞  
之不得至於斯山者非形不能與之近而神  
與之遠不佞要譚子遊以去秋詩曰八月氣  
方肅千峰理必幽是亦知嶽之爲玄者而卒  
不果遊又曰巖泉逢靜者靈昧必生愁則若  
專爲馬公斯集言之也客曰子六經儒人也  
姑先五嶽而後取馬公斯集作司南焉其可  
也

隱秀軒集自序

古詩文多無序非終無序也未嘗身乞人序  
非徒不乞人序而已亦不自作序凡以詩文  
者內自信於心而上求信於古人在乎而已  
初非序之所能傳也迨其必可傳而後序興  
焉故右文作於數百年之前而序在數百  
年後傳而後有序非待序而後傳也如其



傳則亦不必序矣予少於詩文本無所窺成一帙輒刻之不禁人序亦時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時一肖之爲人所稱許輒自以爲詩文而已矣側聞近時君子有教人反古者又有笑人泥古者皆不求諸已而皆舍所學以從之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雖不能得古人一二然舉其所得之一二以示人其爲人耳目所不經見及經見而略不厝意者十固已八九矣聞取已作以覆古人向所信以爲古人確然在是者覺去古反滋遠有所創獲晚出使人愕然以爲悖於古者古人嘗先有之始悟近時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與古人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乃盡刪庚戌以前詩百不能存一而庚戌以後以爲



與其輕而棄之也寧勿輕而作之甲寅友人  
林茂之爲予刻之南都無日不責予序諾諾  
至今丙辰矣視其刻中所存今欲自去者抑  
又甚多蓋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矣於斯  
時而始爲序不已晚乎予向者非無刻刻非  
無序今所刻之詩已盡去而序乃無所附此  
亦不必乞序於人及自爲序之驗也茂之能  
保刻中所存使予信於心信於古能不至盡  
去而此序終有所附乎雖其不必傳亦請序  
茂之一自序可也

舟嶽集自序

丙辰鍾子自燕請假而南暫憩金陵始終於  
舟而岱遊在其中焉鍾子與譚子皆楚人楚  
之嶽曰衡曰叅衡較遠至於叅與譚子無歲  
不期無言不及譚子之欲自往叅而不予待  
者一待予往双不至而譚子竟以其故不至



叅者亦一乃譚子之遊竟得衡鍾子得岱夫  
人於一切不能以其意與造化爭而欲以約  
期往復之言求信於山水文章之間不亦固  
哉始譚子寄我衡嶽集鍾子不無內遜及自  
讀岱山集而喜妙緒佳言真不盡於一人一事  
也然微舟則岱遊幾不成予其何敢忘舟故  
斯集也亦始終於舟之詩而岱山記及詩在其  
中焉曰舟嶽集譚子之集仍用其自名曰遊

首合刻之

西陵草序

萬曆甲寅九月鍾子再過夷陵省座師雷先  
生家爲諸同門視其田墓事先與譚子期京  
山將從此尋太和舊約計遊事自西陵始而  
不意以此終終之故其同遊詩曰西陵其山  
水物象人事天時非無足以入詩者及其所  
至而出之於詩其數者之氣似皆不能與詩



隱不軒文集  
對而詩常若勝之出於詩而氣能與之對者  
蒙惠二泉乎玉泉之鐵塔之鑊乎三遊洞之  
峽乎觀世音畫像乎其他非無所知也蓋用  
我全力付之一隅焉故也鍾子語譚子曰吾  
與子定古人詩矣古人於詩雖其一隅將必  
有全力焉

放言小引

放言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自孔子目虞仲夷  
道始放之義何居胷中真有故而能言其所  
欲言卽所謂中倫之言了然於心又了然於  
口與手者是也苟爲無本而以無忌憚之心  
出之則處士橫議而已詖淫邪遁皆橫之屬  
也遁矣又烏乎放哉袁子著放言若干首讀  
之心目無主而皆覺有故始吾見袁子幼時  
文以爲有破轅之氣一再交其人寧靜澹朴  
似有道者也惟袁子平心以讀書虛懷以觀



理細意定力以應世然後發而爲言有物有  
則確乎其不可奪沛乎其不窮斯之謂放夫  
言亦豈易放哉放言卽孟子之所謂辨也辨  
生於不得已不得已生於懼懼者放之本也  
不然與橫議何異焉



程